

冒險小說（卷下）

斐洲煙水愁城錄

說部叢集
第十二編
集六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吾務印書館出版

顧野

社會學

定價五角

歐陽鈞編譯。社會學爲精神科學之權。源經歐陽君蒐取名家著述，編成是書。詞精確，選材周詳，統序秩然，論旨曉暢，筆修飭，能與之稱。

定價一元

社會通誼

是書據羣學

演公理，發明宗法社會軍國社會之殊。社會已然之跡，而推其所以致此之由。掃盡陳言，推倒衆說。

乙巳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版

(斐洲煙水愁城錄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捌角)

原著者

英國哈葛

譯述者

長閩侯林曾宗

發行者

德紹鞏館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南京

分售處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蘭谿香港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斐洲煙水愁城錄卷下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紓
長樂曾宗翹 同譯

第十二章 紀女兄弟同王一國

時吾舟已及石級之下。自是拾級登階。叟前引余餕極求食。亦忍饑攜槍隨叟而上。衆皆登後。而階旁衛士咸駢二指脣際。低首及地。迎余爲禮。後以白梃驅百姓之叢觀者。令後被難之女子最後登。爲掬去舟中餘水。尙有女伴立岸傍俟之。方其未登之前。尙親余手。余念此女殆感吾拔彼於河馬之口中。作此致謝。由是觀之。此女前此畏懼吾輩之心。當已一一銷釋。百忙中似歸而有覓者。親余之後。復欲親高德突。有一少年登舟。引之而去。余輩旣登岸。人盡取吾舟行囊躡石梯而上。衛士以手作狀。余似云吾裝均無漏失者。遂前引向右偏小屋中。此屋逆旅也。余輩同入一巨室中。室中列長案。盛陳食品。似爲余輩設。余入後。引客者復作手勢延余坐。旣坐。遂

進食。食品盛以木槧。爲山羊之肉。以葉裹之。其氣馨烈。尚有菜蔬類花椰葉。麵包則作櫻色。酒絳色。自皮壺中斟入角杯。酒性醕美。弗冽。味微類布蘭地。余坐食至二十分鐘後。始起。久饑得飽。氣宇爲之一新。自是以後。言語旣不之通。但爲食爲息兩事而已。食滋適胃。尙有二女子。貌頗娟淑。侍食。尙周摯有禮。衣飾如一。被裳僅及膝。裳以白麻爲之外衫。則櫻色布所縫。袒右臂及胸。後乃偵知此禮衣也。是中蓋有特別之風俗。治理不同。歐斐同軌。凡衣白色裳之女。則明示人以未嫁。若白衣。加以直紫之線。則爲已嫁之女。且屬人之冢嫡。若紫線作蜿蜒狀。則爲再嫁之人。及人之傍妻。苟裳中線作黑色者。孀耳。外衫亦然。特衫布少異。自淨白至於深櫻之色。視品級爲被服而加緣之製用意尤深。匪特女子。卽男子亦然。唯顏色與閨人異。而短裳則一。凡男子之處國中。必以金帶縛其右腕。左膝亦然。其高等世閥之裔。則以金環加其頸。余輩引客之人。已有環矣。此引客者。當余飯時。含意欲有所問。飯後審余槍作恐慄狀。似求余指明其用。而憾其言之弗達者。乃進與高德點首。意見高德盛服。以爲

高德爲吾輩之魁渠。遂引余至石級之下。余仰見黑雲母石製二巨獅。怒擎如生。兩踞石級之次。工巧無倫。後聞人言。卽拉邸馬司手琢也。嗣是觀其人美術。直足冠絕地球上之國工也。余輩既拾級登。仰見石級之制度。駭此奇構。足支萬年。非地陷者。此狀無復能滅。洛巴革生平遇物。未嘗怛懼。至此亦大愕。謂余此穹門狀似飛橋跨天者。人工耶。鬼工耶。果爲人工。胡乃詭峻至此。晏豐司者。鈍人也。遇物乃不研問。至此亦作法語歎其奇絕。余此時已拾一百二十級。履平曠之地。俯視廬舍。井井在目。直接於蔚藍之江而止。觀已復登。至一廣場。遙見闢三小門。中有二門。從巨石砾爲甬道。循此道入城與官道合。此道蓋爲尋常百姓所遵循者。城下有燐銅所製之門。後聞人語。此官道有機械可下陷。令敵人不能飛渡。其中一門稍高。作半月形。中更有門。則直通內苑之第一門。牆上均花綺石爲之。每石高方可四十尺。每石面質皆作凹形。向內不能架以扶梯。寇來不能上。引客者導余從此門入第二門。較前門爲高。門爲木製。嵌之以燐銅。平日常關。余至乃大闢。門中遇邏者。手中執絕重三角矛。

類余槍末之刃。且類短劍。前後被甲。亦金鐵之類。腰間橫劍。尙執圓盾。以河馬皮爲之。余見此劍心動。思及麥克思家所藏者。正爾。類是不禁從難。後念及故人。且思浪子之言。不爲非實矣。引道者示此宿衛之士。以口號。始聽過。乃垂矛鋒於地。爲禮。余入門。至一廣場。入宮。廣場寬可四十方碼。場中均宮花繁縟。可愛。場之中心。輦道絕博。鋪之以貝。余踐貝路。更及一圓門。如月。重幔下垂。以宮中不更設門。但隔之以幔。敢幔入行小輦道。至一廣殿。中其高無上。其博無端。余輩咸癡立不知所爲。後此方知此殿廣凡一百五十尺。深凡八十尺。藻井壺上雕鏤奇麗。無匹。殿之兩頭甬道通焉。各二十尺。均以黑雲母石爲之。承溜之槽。亦細細鐫刻爲花縷。殿左右石柱。大均合抱。每柱作拉邸馬司像。余輩目眩五色。卽贊詞亦不能出柱上石像作白色似柱成嵌其像。故柱黑而像獨白。衆像中有一像爲少年。作欹臥形。以手扶頭額。上壯髮爲手所掩。不可辨。居其前爲女像。垂首下注。其白如雪。觀者眩其美。至於呼吸。皆閉塞。以石像美麗異常。令人指劃所不能肖。其立於少年之旁。大似上天情愛之使者。

挾癡情媚狀而來美目注此臥少年神情透入肌理余初不審此刊工何能通造化
達神明而作此狀各含萬種相思彷彿如聞其語令觀者想此有形無神之二像都
在沈冥中百思求得其意中之言而卒莫得嗟夫此眞國工矣以外別有鐫刻多寓
言亦有刻歷代帝后之象皆得其祖始中有數象望而知爲拉邸馬司手筆也殿中
有黑雲母石作小榻如嬰兒所臥之搖牀後此詢知爲神聖所踞座皇帝行帶環禮
後以手按此榻向太陽立誓保黎元之利益求皇躬之康泰祝一國之承平徇國俗
守前規也此石榻流傳至古石久縷縷作裂紋亨利考此裂紋必預寘積冰中久之
後乃復賓於此後聞土人言此石墜自日輪中凡石裂則外人卽入司其國柄然余
觀此石至堅實以理卜之天位安能他屬殿陰有高臺蓋以至美之珉瑜有二寶座
並列座似有背之榻以精金爲之榻背無障金色燦然作太陽形光線四射座下有
金製臥獅以黃琮爲目廣殿無巨窗窗皆作長形如礎臺之竇然尙無玻璃以上皆
余書所敍廣殿中形式所以必加詳盡者以余輩後此情事實由此起不能不令觀

原书缺页

旁以矛柄擲地。二十人如一聲。笳聲復動。有宮娃六人擁蘇偉地。二女王出。王出時殿上之人精神咸嚮。二王余生平閱婦人多矣。今見二王豔極。出諸夢想之外。顧語言不通。無由自達。其情於二王此二王年可二十五以內。頑頑而碩。出時凝立。娓麗亞容。光眩人右臂及胸。皆袒玉雪。照眼爲外服。金光所襯。尤覺膩白。面容嬌靄。如釀春。一見識之終身矣。冠金冠。蟠髮如黃金之球。廣額之下。目光作灰色。澄徹如秋水柔波。欲動余馨。其百舌亦不能狀其容色。小脣若塗朱。宜人之貌。語不能狀顏色之美。如以銀光雜玫瑰花中絳縞相映。發身不佩玉。頸膊及膝。皆金圈。狀如盤蛇。衣正白。爲輕麻所製。製極精緻。雜以金線。爲太陽形。其妹爲素麗士。膚色微遜。然亦絕美。髮蟠如桃花之浪。作黑色。被之肩際。面作橄欖形。睛黑如漆。巨而炯炯。有光脣略厚。然微覺殘忍也。雖靜穆不言。而七情如沸。幾達之外容。余望之。頗以爲怪似在巨蔚藍天之下。飄然一身。無屬若寘。吾魂於風颶之中。聽其飄瞥。復靜觀素麗士。衣服乃與其姊同也。此二美人衣皆曳地。徐徐同履雙座之上。萬聲寂然。精神羣注。二

美。余心儀其貴亦益知古王之尊嚴矣。此二美人風儀威稜咸臻極地不圖野蠻之中乃見此盛節令人愕不可止。余意卽無宿衛之士與妝金之飾威力已足制人蓋衆目不瞬同伺女王顏色爲喜爲怒咸若占星以驗其吉凶然此二美人甚溫藹無躁烈氣而衆心所屬似女王一瞽歎間卽足制人死命者方王御座時流目送盼及余三人譬如電過余雖皤然一翁而亦不能無動此時兇殘垂老之洛巴革亦愕然動容立舉其斧與王爲禮高德者衣軍衣燦爛耀目二王似皆動一時之間眼波同注高德猶粉蝶兩兩之逐花而飛也移時復目亨利而日光適穿窗入射亨利髮際及其英雄之鬚廣殿深沈驟得日華益襯亨利堂堂之勇概亨利亦舉目視妮麗亞此蓋第一次偉男子與美人目成爲余所創見者也至於二人萍水之合關注如是則余亦不復深究惟覺妮麗亞血管中似有所觸作輕紅之色如朝霞之甫升漸漸自胸達於右臂粉頸及腮則燦若玫瑰花瓣之受日已而血管復迴玉容轉爲怖色余觀亨利精神亦已飛越余自念此二美人殆登場演劇卽不爾胡俄頃之間顏色

頓易至此私自歎息以爲美人攝人殆如電力之驚迅爲人間最不易御之物實敗壞之原因余萬念起落之間二王亦沈寂無語至六分鐘之久筈聲復動不知發從何處而朝儀舉矣素麗士以手勢示余三人從羣臣行禮忽見導客之人自班中出面王竟而引客登岸之老人亦上手引一女子即舟中所見與奪自河馬之吻者拜舞訖老人面王囂囂不已察其詞意似指余三人來處余聞之頗踧踖而羣臣聞狀咸變色余靜察諸人意似駭然不知余之來路並欲求余之所自來以余揣之此導余者之人時時指舟中女子似云在江中槍斃河馬事衆皆作駭怒狀余輩知此着爲犯國律矣且高僧六人中聞河馬事時時作怪聲奇咤狀至兇痏卽廷臣中亦無善狀惟二女王聞言木然不能語導余者厯厯指余槍似言禍端之兆卽兆此物吾書叙至此當揭後事爲讀者告之以釋以上之疑團蓋此間人崇拜者第一爲太陽其次則河馬以河馬爲神靈之生物至太陽與河馬之關係則余不能詳矣然國人又未嘗不殺河馬以一年中有定期戮河馬至數千之多預蕃息河馬之種於大湖

中。剝取其皮爲甲材。然雖爲甲材。其崇祀爲神物。如故也。乃余輩所戮之河馬爲河馬中之最馴者。育之湖中。高僧飼之。且係高僧所職。余當時方怪此物受槍。乃不他逝。不知其爲高僧所育者也。時殿中似疑余輩擅殺神物。違背天理。必得重譴。余卽見高僧阿剛。起於座間。作勤懇之演說。二目耿耿。射余似指。余爲犯天神之怒。以手勢作焚。余狀用以謝天。僧言已。女王素麗士。以柔婉之聲答此僧。余觀女王作手勢。似遏止高僧勿爲已甚者。妮麗亞。則作流媚之語。語僧亦似爲余乞命已。而妮麗亞迴面語一將軍。將軍中年人。髯黑而修。執長刃侍立。余後此方詢知其人爲那斯達。爲國上勳。王意似引將軍爲助。此時亨利視妮麗亞。妮麗亞色復大頑。余睨將軍。將軍似不見答。揣其貌中之言。亦不以王言爲然。此將閉口握刃至急。狀亦似怒。余後此知此。將軍實國老。女王異日大婚。將軍亦足與婚約者。故妮麗亞必欲乞之。發言顧。妮麗亞語時。聲至低婉。請乞不已。而將軍忽抗聲報王。如高僧指。余見素麗士以腕支膝。仰承其瀕。笑靨盈盈。遙注吾輩不已。而妮麗亞忽大怒。腮上絳縞。弗定目光。

走射然亦絕世之容也已而面阿剛語似有折衷之言故高僧亦鞠躬應諾。妮麗亞語時引手指揮似發明其意旨意至親切而素麗士仍作前態笑不已。妮麗亞宣旨。笳復大鳴衆爭起出殿而去留者惟余輩及衛士未出王降座藹然如春半宣旨半作手勢似欲究余之所由來余輩進退不知所可余忽得奇想探囊出素冊及鉛筆畫爲巨湖並地底之伏流通於隔山者畫訖捧之上王王大鼓掌遂舉冊授素麗士素麗士亦悟乃進索鉛筆大爲奇愕亦就冊中繪圖未着筆時合二掌作歡迎余狀而尤屬意於亨利乃圖作小河馬形在水中跳躍其次復畫一人則阿剛也揚二手狀如驚號更繪作巨火形寫阿剛用利刃刺余輩入於火中余觀之色大變而女王點首似撫慰余又作第四圖圖一男子大似亨利其旁立二美人即二王也每人咸以手擁亨利各舉一劍保衛亨利其後復繪余數人似咸在保衛之列素麗士見妮麗亞所爲咸稱善其後妮麗亞圖半日入海形似言爲時已晚當退朝以明日見也亨利見美人將去嗒然若喪卽妮麗亞亦似覺之乃出手示亨利令以吻親之亨利

鞠躬出其精誠。親女王腕。此時素麗士則專注高德。不他瞬。高德亦然。素麗士徐徐出手。示高德。高德亦徐前親之。素麗士授腕。高德時而流目。亦及亨利。嗟夫。凡此情網。縣縣中殊未及我。我固了無牽掛人也。朝罷。妮麗亞迴面語一人。其人似宿衛中大將狀。甚寅畏。王偉然示旨其人。作數語竟。王仍爲媚態。嚮余輩微哂而入。素麗士隨之。羽林之士侍行者數人。二王旣入。此大將徑前鞠躬禮余。引余出殿。歷甬道數重。至一華屋中。屋中銅燈四懸。氍毹煊煜。目中列巨案。花果滿其上。佳釀芳冽。酒器皆金鑲。杯以象牙爲之。余遂就飲。鋪男女之僕雜沓滿前。室外雅樂大奏。咸用王公之儀節。余輩自覺此時直同地僂。他無所念。惟悵悵於高僧之言。欲寘余輩烈燄中耳。心緒爲是。悵觸亦不以歡場爲樂。彼此均惆悵欲睡。余食已。示從者以狀云。將欲寐。從者遂引余入。授一舍。余示以手勢。請二人同居。洛巴革所居。則在一廣廳。洛巴革愕然。怪其富麗。高德與余同舍。亨利則挈晏豐司別住一舍。余臨寢時。去衣。親體獨留一衷衣。以繡衾膩滑無倫。余欲睡時。忽聞高德呼曰。戈德門汝一生曾厯此奇境。

觀仙容乎。余抗聲曰：何云奇境？何云仙容？高德曰：汝不知素麗士美耶？余倦極，答曰：老夫未之留意。惟此二女媚眼頗足動人。答已復睡，逾五分鐘。高德又曰：戈德門聽吾言，余復抗聲拒之曰：是又何語？高德曰：汝不見六寸膚圓耶？其狀語至此止。余曰：尚何呶呶不已？時榻下有敝履，在余從疲恭中取此履，擲高德。高德觸履無言。余亦睡。甘美無倫。然不知高德爲睡爲醒爲思。素麗士之風儀則余不能計矣。

第十三章 記蘇偉地國俗

此時當如戲場中下幔，唱小說之優人小睡移時，俾觀者暫息也。讀吾書之人果有能詩者，必多爲相思之詞，編成韻語，以寫妮麗亞姊妹風流之狀。想此妮麗亞胸中必厭惡宮娥衛士及在廷之臣，以日夕接見，恒無善狀，當盡麾而去之。以新奇之思想，思此新來之客，詩人亦當曲曲描寫。大地之人皆睡，獨妮麗亞醒耳。雖宜如是，顧簪書者非詩人，乃乘此間隙，舍詩歌而補錄實事，考其土俗，續續爲讀吾書者告尋繹之，皆有陳迹可攷。此國名曰蘇偉地，蘇之爲義，譯爲黃偉地者，博大之都也。三字。

之。義。蓋。曰。黃。國。國。中。有。三。事。宜。首。錄。供。衆。覽。黃。者。產。金。之。謂。以。此。推。之。是。地。自。古。已。
產。金。矣。金。苗。又。極。美。且。兼。珍。物。今。茲。金。礦。多。爲。民。間。私。挖。朝。廷。乃。括。而。取。之。礦。距。國。
都。美。路。斯。爲。程。可。一。日。金。非。苗。而。塊。自。一。兩。至。於。六。七。磅。之。鉅。均。出。之。土。寶。土。人。之。
囊。橐。至。取。之。之。法。如。何。則。不。之。知。但。其。地。礦。脈。至。遠。隨。地。皆。有。故。其。地。視。金。爲。常。物。
土。人。視。銀。爲。國。寶。金。非。所。貴。也。至。黃。之。第。二。義。土。人。每。於。一。年。中。必。以。一。季。刈。草。草。
柔。作。黃。色。取。而。藏。之。如。穫。稻。登。場。焉。第。三。義。則。相。傳。古。昔。之。人。皮。色。本。黃。乃。轉。轉。而。
白。故。仍。謂。之。黃。國。國。之。大。如。法。蘭。西。頂。末。皆。銳。作。橄。欖。形。國。於。密。林。之。中。荆。棘。四。塞。
如。牆。垣。荆。棘。以。外。爲。地。數。百。咪。均。沮。澤。及。戈。壁。與。高。山。故。與。鄰。境。不。通。地。距。高。原。之。
上。出。黑。闇。洲。中。居。亞。斐。利。加。之。南。山。脈。墳。起。卽。國。於。山。脈。墳。起。之。上。俯。視。林。澤。美。路。
斯。之。爲。地。在。余。日。記。中。記。出。大。海。之。平。面。可。九。千。尺。其。中。尙。有。高。於。此。城。者。國。之。最。
高。者。去。海。可。十。一。千。尺。氣。候。絕。寒。沴。略。似。英。倫。南。境。地。稍。乾。燥。不。如。島。居。之。多。霧。雨。
地。力。既。沃。礦。產。又。富。且。多。草。木。熱。帶。所。產。之。果。蔬。皆。備。林。木。亦。備。千。名。地。之。窪。者。亦。

產甘蔗。煤礦亦多。取煤不井。一啓土已得。雲母石多。亦如煤。分黑白二種。顏色明淨。動人。五金之類。均全。惟銀寡耳。銀礦在北山之上。他處則弗產。登高一望。眼界澄澈。二山矗天。萬年衣雪。一山在西方之界線。踞荆棘之外。其一直跨北而南。自美路斯行八十咪。登高峯。可取二山一覽而盡。此二山卽國中水源所從發也。尙有巨湖二。即吾舟之所從出者。亦名美路斯。據國中二百方碼之大。此外尙有小湖無數。亦有齋者。以地勢參人數。爲數絕夥。可十兆至十二兆。民善藝種。亦分二大類。與文明國同。地產絕貴重。中人恆無產。出爲商賈。及兵弁。其大半則仍治田。或爲人佃。歸其所。藝於主人。永爲世產。其上等之秀民。衣食豐足。恆如吾國之南部人。其次則色微黝。然不如黑人之黑。亦不類黑人之蠻野。是族之人源始所出。亦莫得而考。彼歷述一千年前之歷史。則渺冥不可憑信。間有人言。國有古史。曾言國族之來自海邊。流寓於此。滋不足信。實則蘇偉地之爲何族。無一知者。國之美術。如雕刻之類。有一埃及人云。爲阿賽利亞人所遺。特其宮殿之構造。考之。特近在八百年以內。亦隨時增